

超自然之谜

M y s t e r i e s

作者 Colin Wilson



旨在探讨鬼魂、钟摆、魔法、多种人格、神迹启示、炼金术、梦境、幽浮等各类超自然现象，及其与心灵和潜意识的关联。作者柯林·威尔森为列名大英百科全书的重要作家，著有上百部作品。本书所探讨的课题与观点，在世纪末的今日看来，非但不觉过时，反益发凸显其思想之先进。作者学识渊博、行文深入浅出、内容兼具娱乐性、知识性与启发性，是带领读者进入宇宙心灵浩瀚天地的奥秘之作。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超自然之谜

—玄学、超常和心灵奥秘的寻幽探奇

Colin Wilson 著

朱恩伶 译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超自然之谜

著 者	[美]Colin Wilson
责任编辑	王 芳
装帧设计	雅 丽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印 刷	内蒙古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9.00
字 数	400 千字

1999年2月第一版 1999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ISBN7—80506—718—X/I·340

定 价:29.80 元

专文推荐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关永中

柯林·威尔森(Colin Wilson)以“奥秘”(Mysteries)一辞作为原著标题,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探讨的视域。按语源学的提示:“奥秘”(Mystery)一辞,根源自希腊文之 *Mysterion*,意谓秘密宗教之仪节与教理,让信徒全心投入地参与,而不向外道人透露。因此“奥秘”一辞蕴含了三重意义:

其一寓意着参与者所鞠躬尽瘁、全心奉献的湛深境界。

其二投射出一份超乎常人所能把握的奥理与奥迹。

其三则广义地指谓一种莫测高深的灵异现象。

柯林·威尔森就以第三重意义来表示书中要展露的内蕴。从灵异现象的前题上说,我们可分辨“秘术”(Occult)、“魔法”(Magic)、“神秘主义”(Mysticism)、与“超自然现象”(Praeternatural Phenomenon)等名词的意义:

Occult 一辞,源于拉丁文之 *Occultus*,意指“隐匿无踪”(Hidden)、以至“察觉不到”(Imperceptible)之义,在名词上加一冠词而为 the Occult 时,则特指“秘术”,如占星术、炼丹术、法术等事物范畴。与它相关的名词有“魔法”(Magic)。

Magic 一辞,源自希腊文字 *Magike*,意谓着巫术(Witchcraft)、魔法、妖术,修炼者积聚神能、用以控制别人。与此辞相对立的有“神秘主义”(Mysticism)。

Mysticism 一辞,中译为“神秘主义”、或“密契主义”、或“神秘学”,字源与“奥秘”一辞相同,同出自希腊文之 *Mysterion*;站在神秘主义立场上看, *Mysterion* 一字,乃 *Myst(es)* (i. e. Mystic/神秘家)一名加上名

词引义 erion,以凸显神秘家之经历了入门礼仪而被引进一奥秘境界,以致与这境界“冥合”(Union)。神秘家所冥合的绝对境界,会因个别宗教教义之殊异而有不同的诠释与体悟:有神论者称为绝对之神,一元论者称之为真如法界,自然论者称之为宇宙本体。

若把“魔法”(Magic)与“神秘主义”(Mysticism)二辞作一对比,则魔法的宗旨在乎“收服”(to Get),神秘主义的目标在乎“施与”(to Give);魔法的基本心态是唯我主义的,要求获得超越的神,能来控制他人、大自然和超越界,使得其他事物为自己服务,以达致自我神化的目标;反之,神秘主义的基本心态是博爱无私,以与超越本体在爱中冥合,甘愿为了大我而消失小我。为此,魔法的基本辞汇是“力量”(Power),而神秘主义的首要辞汇是“爱”(Love)。

若把“秘术”(the Occult)一辞来对照魔法与神秘主义二者,则此辞既不凸显唯我主义的控制,也不标榜博爱无私的跳出自我,而只着重于某个修练之步骤与法门。诚然,魔法与神秘主义虽然在目标上迥然不同,却在修练上有相当程度的类似,以致一般人会把秘术、魔法、神秘主义三者混为一谈,统称为“神秘学”,看来有混淆视听之嫌。于此,所须强调的是:“秘术”一辞较近似“魔法”主义、较不接近“神秘主义”的意蕴,因它凸显不出一份爱的冥合。

此外,有部分灵异事件,如闹鬼、僵尸、借尸还魂等现象,它们既称不上“秘术”或“魔法”,也称不上“神秘主义”,在这情况下,我们须用“超自然现象”(Praeternatural Phenomenon)一辞来统称。柯林·威尔森此书所涵摄的范围可谓广阔地包含上述的众领域,以致它是一广义地探讨超自然现象的书籍,是超心理学家(Parapsychologist)所要致力的研究范围。

提及柯林·威尔森此书,我们或许会引发这样的感想:在这资讯爆炸的年代里,谈论灵异事件的刊物充塞市面,似乎不必费神再翻译一本有关此类探讨的作品。然而,柯林·威尔森此书却有其叫人注目的地方,它至少有以下的三个特色值得一提:

一、单从目录看来,就知其中所牵涉的范围相当广阔,让人可以

透过一本书而涉猎到超自然现象的众多题材,堪称这类研究的大全。

二、作者所采用的资料,往往来自名重一时的专才,或雄据一方的大师,例如:谈及吃迷幻药的经验,他会引用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见解;谈及轮回的论题,他也提及史蒂文森(Ian Stevenson)的考究;论及濒死经验的异象,他又凸显欧西斯(Karlis Osis)的研究心得;此外容格(Carl Jung)、詹姆斯(William James)、斯维登堡(Immanuel Swedenborg)、凯西(Edgar Cayce)等名字也跃然纸上,以致他的说法有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充实感。当然,作者主要的对象是列斯布里奇(Tom Lethoridge),一位超心理学的博学之士,作者还特别将此书献给这位他所敬重的超心理学家。

三、作者行文深入浅出,有学术研究的基础,而没有学术论文的繁重,为初学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入门管道。此外,译者的文笔也相当通顺流畅,为国内读者提供一份可读性甚高的译作。

固然,一份优点往往也反映出其背面的弱点,如果我们说这份作品的优点在于“广博”的话,则它所蕴含的弱点就在于来不及透显其“精深”。诚然,一份百科全书式的大作,很多时候难以兼顾所有论点细节的交代,但至少它给予我们一个机会去惊觉“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教我们意识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至少它让我们谦卑地承认:我们所不知道的领域,远比已知的范围深广。

为此,我乐于见到这份著作的中文译本出版,也愿意向读者推荐。

推荐人简介 关永中,比利时鲁汶大学哲学、神学博士,现任台大哲学系教授。

前言：自我的阶梯

我在为本书搜集资料的时候，经历过一次不愉快但又极为迷人的经验：接二连三来袭的“恐慌焦虑”(panic anxiety)，几乎教我濒临精神崩溃边缘。最教我吃惊的是，当时我既不沮丧也不忧虑。我正在辛勤工作，因此当然有点疲惫，可是一切进度都在我的掌握之中。过去十八个月来，我参与了一部犯罪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可是，每次聚会都在意见不合的状况下结束，各项计划眼看就要搁浅了。然后，出版社又临时决定要加速进行。突然间，一切事情都要在短短几个月内完成；而我身为召集人，必须负责撰写一百篇文章，每篇三千字，每周写七篇。我只好每天在打字机前面工作八到九小时，晚上则试着喝一瓶葡萄酒，听一大堆留声机唱片来松弛紧张。

有一天，一大群记者来访问我。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他们在说话。他们年轻狂热，喜欢打断彼此的谈话。他们在凌晨两点钟离去后，我的眼神因为烦闷而变得呆滞，我的耳朵感觉上好像被大炮震聋了。后来我才明白，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当你感到烦闷时，你就会“放手”；你会陷入一种精神麻痹的状态，让内在的压力漏光，就像一个泄了气的轮胎。第二天，他们带着录音机回来进行另一回合的访问。他们离开以后，我厌烦到无法做任何工作。所以趁机做一些例行的家务。

那一夜，大约凌晨四点钟左右，我惶惶不安地醒来，躺在床上想着那些还得写的文章，以及我本来应该要动笔的一些书籍。焦虑的荷尔蒙开始慢慢地滴进我的血流里，心跳也开始加速。我真的考虑要去工作室开始着手写另一篇文章，然后才意会到我如果那么做，就真的失控了。躺在那儿，又没有别的事情可想，我感到自己的精力翻

腾不定,就好像一辆车子,引擎明明停留在空档,油门却又拚命加速。这种感觉很像生病,不同的是作怪的不是身体,而是情绪。当我逐渐明白,漠视并无法改善情况时,便试图正面迎战,纯粹凭借意志来压抑恐慌的感觉。结果证明这个做法大错特错。我的脸变热,胸口也感觉到危险的绷紧,心跳则快得让我感到害怕。我跳下床,去厨房为自己倒一杯果汁。然后,坐下来试图安抚自己,就好像在安抚一匹受到惊吓的马儿一样。等到逐渐恢复控制,才又再度上床。可是,一进入黑暗之中,整个过程却又再度开始;恐慌升起,心跳加速,感觉被困住了。这次我起床进入起居室,几乎怀疑自己得了心脏病,正在发作当中。情况相当明显,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恐慌就像呕吐般不断涌上来;我镇定清醒的那一部分一再跟自己说,太荒谬了,这只是生理上的小毛病,二十四小时之内就会自行痊愈。它就像晕船一样,一波波地袭来,在波浪与波浪之间都有短暂的镇定与松弛的感觉。

这种攻击与晕船不同的地方是,我没有必要屈服而让自己生病。这种恐慌会使精力消耗殆尽,就像在炖锅里煮沸的牛奶一样。这里面有一种恶性循环;焦虑制造恐慌,恐慌又制造更深的焦虑,所以原来的恐惧又混合了恐惧的恐惧。在这种情况下,我对抗恐惧的任何举动,似乎只会被更多恐惧否定。由此推测,恐惧可以推翻我尝试打败它的任何努力。就像扑灭一场森林大火,我必须在它摧毁我的大部分内在本质之前,控制住火势。

我在青少年时期就有过类似的经验,只是当时没有面临到生理上的危险。有一天在学校里,我们有一群人在讨论太空的尽头究竟在哪里,我突然震惊地了解,这个问题似乎无法回答。那种感觉就好像被人出卖了。我突然醒悟,孩子的世界原来是建筑在“万事安好”的基础上。危机伺机而起,显然威胁了你的生存;然后,它们过去了,成为往事,你也活过来了。或者,你从恶梦中惊醒,松了一口气,明白这个世界还是一个正常稳定的地方。宇宙看起来不可理解,可是在某个地方总有人知道所有的答案……现在我才觉悟,在这方面,成年人比小孩子好不了多少;他们被不定和不安团团围住,可是他们还是

继续活下去，因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在那次觉悟后几年里，我一直被一种恐怖、根本的坏消息的感觉所压迫，那种感觉比任何社会或人类问题更深沉。当生活似乎安全而舒适时，它会突然震惊的回来。例如，在一个温暖的夏日午后，当我看见一只母羊喂着小羊，现出一幕母性的光辉，完全没有意识到它和它的小羊注定要成为别人烤箱中的食物时，我会忍不住替它们捏一把冷汗。

现在，当我坐在扶手椅中，努力压抑恐慌时，我才明白重要的是，不要再思索这些根本问题，例如我们的无知、丝毫不确定我们自己是谁，以及为何身在此地等等。我觉悟到，这样才能安顿那坠入精神黑洞的疯狂。

最反讽的是，我向来以为自己了解精神疾病的原因。几年前我写过一本书叫做《心理学的新路》(*New Pathways in Psychology*)，主张精神疾病基本上是因为意志崩溃所引起的。当你全心努力的时候，意志会重新供应你生命所需的活力，就像开车的时候电池会重新充电一样。如果你停止行使意志力，电池就会耗尽电力，生命也会显得徒劳无益与荒谬不堪。要脱离这种状态，只要维持任何一种有目标的活动，即使你并不太确信也无妨，电池就会再慢慢充足电力。这是我当时的主张。如今，在恐慌中挣扎，所有的信念都消失无踪。相反的，我发现自己想起了我的小说《心灵寄生虫》(*The Mind Parasites*)，我在书中暗示，有生物寄生在我们的潜意识心灵底下，像水蛭一样吸干我们的活力。这似乎比较接近我现在的经历。

最后，我觉得自己足够镇定和冷静，可以回床上去了。我躺在那儿，望着窗户灰蒙蒙的边框，避免内心再度向内翻搅；某种自动的抗拒似乎在我的内心苏醒，我怀疑日光将会使这件事情，变得像一场恶梦般无足轻重。事实上，我情绪低潮、全身疲惫地醒来，而那种“坏消息”的感觉，在我工作的时候，也一直持续地躲在我的心灵后面。不过，努力写另一篇文章，让我觉得好过多了。到了晚上，我觉得精力枯竭，恐惧又开始回来。我怀疑自己想要逃避某种可怕的东西，却觉

得自己陷入低潮的泥淖之中。我努力振作自己的精神活动,又突然觉得好多了。然后,电视上闪过的某个东西,或是我阅读过的什么内容,又会“提醒”我这个恐惧的存在;就好像一辆车子突然换档,内心一抽搐,恐慌就回来了。

文章还是不得不写;事实上,几天后,编辑还打电话来问我,可不可以在下个星期赶写十篇稿子,而不只是平常的七篇。美国的一位出资人正挥舞着他的支票簿,要求加速赶工。既然我决定抗拒退出这项计划的念头,只好加速生产,每天写一篇半。我就像一个被蛇咬伤的人,为了治疗,拚命强迫自己不断走路。渐渐地,我学会了这种对抗自己的奇怪战争的窍门。这很像驾驶一架滑翔机,只要脑中闪过一个出其不意的恐惧念头,就可以叫我机头朝下栽;一次精神努力又可以将机头拉上来;有时候这种情况在一个钟头内就可以发生十来次,直到时时的警惕产生一种内在的力量,甚至一种兴奋的心情。当我让自己疲惫过度时,情况就可能变糟。三个月后,我在一列从伦敦开出的火车睡铺上,从睡梦中惊醒,恐慌的程度甚至强烈到害怕自己可能会心脏病发。曾一度,我认真考虑在下一站下车去走路,不论走去哪里都好。然后,在恐慌的周期性退潮时,我强迫自己重复一个我在前几次发作时教导自己的过程:接触自我的内部,试图解开精神上的结。正当我这么做时,突然灵光一现:如果可以从恐慌状态将自己安抚回“正常状态”,那么我就没有道理不能安抚自己超越这个极限,进入更深的冷静状态。当我努力放松,愈来愈放松时,便感觉到内心的骚动也逐渐平息,直到抽搐完全停止;然后,我进一步深呼吸,诱导更彻底的松弛,同时告诉自己,我已经厌倦被这些愚蠢的发作恐吓,等第二天回到家里,我要完美正常地工作一天。我的呼吸变得浅浅的,几乎停止。突然间,就好像一艘船被浪卷离沙岸;我感觉到一种内在的抽搐,漂浮进入一种更深沉的静寂状态。后来想起这件事时,我才顿悟,原来自己达到了瑜伽的一种基本目标状态:里尔克(Rilke)所谓的“玫瑰之心一般的寂然”。

慢慢的,我开始了解发作的基本结构。起初是疲劳。然后很快地转为不信任生命的笼统感觉,失去万事(或多或少)安好的感觉。接着整件事就混合上自觉的老问题。如果想起痒的感觉,你就开始痒了起来;如果老想着生病,就会觉得更不舒服。意识集中在自己身上的结果是制造了“扩大效果”,而这正是所有精神官能症的根本(比方,一个口吃的人愈是努力不要结结巴巴,结果就愈严重)。如果我在半夜醒来,努力不要感到紧张,我的心跳就会加速,恐慌也会开始。我必须发展出一些技巧,将我的注意力转移到一些日常的问题上,好比对自己说,“喔,是啊,真有意思。”我一旦学会这个技巧,就比较容易避免发作了。后来一个有过同样经历的朋友告诉我,即使没有接受治疗,经过十八个月后症状就会不药而愈,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一大安慰。

当我试着找出恐慌的基本原因时,我必须承认我的麻烦有点“幼稚”。当一个孩子被逼超过某种限度的疲劳或紧张时,他的意志就会投降。某种想光明正大比赛的本能发火了,拒绝做进一步的努力。成年人可能也想要向问题投降,可是常识和固执却强迫意志做进一步的努力。身为一个工作狂,我已经习惯鞭策自己。经验告诉我,我一旦疲劳过头,最快的恢复方法就是逼得更紧,直到自己上紧了“第二次发条”。可是这个做法需要潜意识心智、内在目标与意义的深沉感觉全力支持,才能奏效。在这种情况下,我尝试将自己推过正常极限之外,每三个星期就撰写相当于一本书长度的数量,结果潜意识里某个幼稚的元素遂开始罢工抗议。它双手抱胸,摆出一副臭脸,拒绝执行分内的工作,为我的生命活力电池重新充电。因此,当我疲倦超过某种程度,就会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多余的力气可以为继了。这就好像下楼梯时,突然发现最后十几级的脚蹬横木不见了一样。这种时候我只好强迫自己有意识的意志介入;这是它极不情愿去做的事,因为潜意识通常比较了解状况。我必须告诉自己,我实在是十分愚蠢;年轻时,我当海军和机器操作员时的工作比作家辛苦多了,靠写作维生让我变得懒惰而被宠坏了。

因此,这些恐慌是由较低层次的我所引起的,一个没有竞争力和幼稚的“我”。只要继续认同这个“我”,我就会身陷危险之中。不过,我总是可以用完全唤醒自己和召唤更有目标的“我”,来对抗升起的紧张。这跟一位女老师走进一间充满吵闹儿童的教室时,总要拍拍双手的道理是一样的。混乱会立刻消失,接下来是鸦雀无声。我把这种方法称为“女教师效应”(the schoolmistresseffect)。

葛吉夫(Gurdjieff)说,每个人都拥有成打的“我”,我向来都晓得他的说法是对的。他的目标是让这些“我”当中的一部分融合在一起,就像玻璃碎片可以在高温下融合一样。同样的,意识也像英式橄榄球比赛的球一样,从这个我传到另一个我。在这些情况底下,连续性是不可能的,我们会受到每个负面的情绪所左右。

“女教师效应”让我认识这些复合“我”的进一步事实:那就是他们不仅存在于我内在的“球场”或是水平面而已,也存在于不同的层面,就像一道阶梯一样。所有形式的有目标的活动,都可以激发一个更高的“我”。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指出,一位音乐家可能在将乐器弹奏到一定的技巧多年以后,有一天浑然忘我地进入音乐的精神之中,仿佛是音乐在弹奏他似的;这时,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达到完美的境界。一个更高更有效率的“我”接手了。葛吉夫的“课程”就是建筑在同样的认知上。他的学生必须努力超越正常的极限,直到“不费吹灰之力的完美”变成天天发生的事。

班尼特(J. G. Bennett)在他的自传《见证》(Witness)里,举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例子。他在葛吉夫的枫丹白露机构(Gurdjieff's Fontainebleau Institute)参与“人的和谐发展”(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Man)课程,葛吉夫本人则负责传授“练习”(exercises)课程,这些练习是根据回教托钵僧舞蹈(Dervish dances)而设计的。练习的目的是要将人提升到更高程度的警觉,使他的“移动重心”得到完全的控制;它们牵涉到一连串相当复杂的动作,有时候要手、脚和头同时做完全不同的事情(想要了解这里牵涉到的问题,不妨用一只手在你的肚子上

搓圆形,同时用另一只手去拍你自己的头)。班尼特当时正受赤痢所苦,觉得体力不继。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因为发高烧而浑身发抖。“正当我告诉自己‘今天我得留在床上’时,却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起床了。我穿好衣服后就像平常一样去上课,不同的是这次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有一个不属于我的超意志在支撑着我。”尽管极度疲惫,他还是强迫自己加入一项全新且特别困难的系列练习。由于太困难了,其他学生纷纷退出;班尼特觉得葛吉夫在鼓励他撑下去,即使练习害死了他也在所不惜。然后:“突然间,我充满了无限的精力。我的身体似乎变成了光。我无法用平常的方式去感受它的存在。那是完全不费吹灰之力,没有痛苦,没有疲倦,甚至没有任何重量的感觉。”

练习结束后,其他人离开去喝茶。班尼特却进入花园,开始挖掘。

我觉得需要测验刚刚进入自己体内的力量,于是开始在酷热午后的热度下,挖掘劳动超过一个小时。这种速度我平常连两分钟都撑不住,此时却感觉不到疲惫,也不觉得费力。我虚弱、造反、痛苦的身体变得强壮而听话,痼疾已经停止,也不再感觉到让我痛苦了好几天的异常疼痛。此外,我还经历了一种思想的澄明,这是一种稀有的感觉,通常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如今却在掌握之中。我在思想中回到了 the Grand Rue de Pera,发现自己可以感觉得到第五度空间。“在我的心里”这个说法,在我“看见”每样事物的原型时,有了新的意义;不论是树木、植物、运河里的水流,甚至铲子,最后是我自己的身体都如此。我可以分辨得出“自我”与我的“原型”之间不断变动的关系。当我的意识状态改变,“我”和我的“原型”就变得更接近,或是分离而失去接触。时间和永恒是我们的经验条件,而人的和谐发展,也就是葛吉夫带领我们努力的方向,正是真正自由的秘诀。记得自己曾大声说过:“现在我终于知道上帝为何躲开我们了。”不过即使到现在,我还是无法唤起这句感叹背后的直觉。

目击树木和植物背后的“永恒原型”的视野，教人想起波希米(Boehme)的神秘经验，当他走进旷野看见“万物的印记”时，仿佛可以瞧见树液在树木和植物体内上升。不过，班尼特又更进一步。他去树林散步，遇见了葛吉夫；葛吉夫告诉他：

对于希望实现生存目的的人而言，形体真正的完整转换，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转换需要更高情绪能量的高度集中，无法自然发生。世界上有一些人，跟这种能量的大储藏室或是蓄电池相通，但是这种人少之又少。这个储藏室是没有极限的，能够运用它的人就可以帮助别人。假设一个人需要一百单位的能量才能变形，可是他只有十单位，而且无法再制造更多，那么他就无助了。可是，在某个跟大储藏室相通的人的协助下，他能借九十单位来用。然后，他的工作就可以生效了。

在树林深处，班尼特回想起葛吉夫的大弟子乌斯宾斯基(Ouspensky)的演讲：

他说过，我们可以控制自己机能的极限非常狭窄，又补充：“要证明我们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情感，是很容易的。有些人以为他们可以用意志支配愤怒或喜悦，可是任何人都可以察知自己无法随意地感到惊讶。”当我想起这些话时，我对自己说：“我将吃惊。”转瞬间，我立刻被惊讶所淹没，不只是对自己的状态吃惊，也对我所看到或想到的每件事物感到不可思议。每棵树都是如此独特，我觉得自己可以永远在树林里散步，而无法不对它的神奇感到赞叹。然后“恐惧”的念头向我袭来，我立刻吓得浑身发抖，无以名状的恐惧从四面八方袭来。我又想起了“喜悦”，就感觉到自己的心兴高采烈得几乎要爆炸。“爱”这个字眼闪入我的脑海，我就满心温柔与怜悯，完全想不到爱的深度与范围有多大。爱无所不在，无事不是爱，它可以永无止尽地适应各种需求。过了一阵子，它教我感到消受不了；似乎如果更进

一步深入爱的秘密，我就会不复存在。我想要脱离这个可以让自己感受到所选择的一切的力量，它就立刻离开我了。

班尼特的经验是一个极为惊人的特殊例子，也就是我在《魔术》（*The Occult*）里面所说的“特异功能 X”（Faculty X）。当我们表示知道某件事情时，老实说，我们是在撒谎。“昨天晚上有十个人在空难中丧生。”“是的，我知道。”我们并不知道。努力将尸体从正在燃烧的坠机残骸中拉出来的搜救人员知道。至于其他人，这个知识只是一份拙劣的拷贝。我如何能够宣称自己“知道”莫札特写了《朱彼特交响曲》（*the Jupiter symphony*）？我甚至无法理解莫札特确实存在过。如果我走进莫札特在萨尔斯堡演奏过的房子，如果当时也在合适的心情底下，或许可以比较接近他确实存在过的理解。可是，我距离“知道”还是有一大段距离。

我有两个方法可以“知道”莫札特是存在的。我可以坐在他曾经演奏过的一间房间内，故意诱导一种深沉冷静的情绪，或许借助某种形式的“超自然冥想”，然后就可以理解它；因为我会让自己的知觉变缓下来，阻止它们平常疯狂向前冲刺的脚步。或者，当我的手指在他曾经弹奏的键盘上滑过时，我也可以在突如其来的灵光乍现直觉中抓住它。做这件事必须专心集中精神，这就相当于在精神上跳跃过六尺高的篱笆。此外，还有第三个方法，比较不像前两个方法那么令人满意，但是比较简单：我可以沉浸在莫札特的音乐中，阅读他的生平事迹，研读他的书信。艺术有力量可以诱引出某种程度的“特异功能 X”，这就是人类发明艺术的原因。当我们沉浸在某些作曲家的创作世界里，那些消耗我们精力的“漏洞”便逐渐关闭，内部的压力就会升高。我们经验到“魔毯”（magic carpet）效应，飘浮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面，看见人类的生存像一幅全景的大银幕展现在下面。这种意识的主要问题是难以再落实回到地面上来，我们会觉得日常生活的现实琐碎而令人厌恶。未曾稀释的“特异功能 X”具有相反的效果，它借由提升内在压力的方法，强化了我们应付日常现实的力量。

葛吉夫显然具有某种奇异功能，可以唤醒潜藏在他人身上的力量。我在其他地方引述过一段插曲，那是乌斯宾斯基记述葛吉夫如何运用精神感应跟位于芬兰的他通讯的过程。葛吉夫的“特异功能X”无疑已经达到运用自如的地步。不过，这项控制似乎只是局部性的。这一点从弗里茨·彼得斯(Fritz Peters)写的《纪念葛吉夫》(*Gurdjieff Remembered*)中提到的一件奇闻轶事，就一目了然。彼得斯和葛吉夫是孩提时代的旧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彼得斯是美国大兵，一九四五年他经历过重的紧张与情绪低潮。在巴黎的时候，他在濒临精神崩溃边缘的状态下去拜访葛吉夫。葛吉夫劝他躺下来，可是，几分钟后彼得斯就到厨房去找葛吉夫。葛吉夫非但拒绝给他阿司匹灵，还开始泡咖啡。

然后，他走过这间狭小的房间，站在冰箱的前面看着我。我的目光无法从他身上移开，才发现他看起来极度疲惫，我从来没看过任何人累成这副模样。我记得自己瘫在餐桌上，啜着咖啡，却开始感觉到体内的精力奇怪地涌了上来——我瞪着他，自动地振作起来，就好像有一道剧烈的蓝色电光从他身上散发而出，进入我的体内。这件事发生时，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疲惫已经消失，可是，同时他的身体却好像泄了气的气球，他的面容也一如死灰，好似生命力完全枯竭了。我望着他，感到不可思议，当他看见我坐挺身，脸上露出笑容，充满精力时，便迅速地说：“你现在没事了，帮我看着炉子上的食物，我必须离开一下……”

他大概离开了十五分钟，我看着食物，觉得一片空白与不可思议。因为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当时我便深信，现在也还是一样，他知道如何将精力从他身上转给别人；我也相信，他这么做必须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他显然也晓得如何迅速恢复精力。接下来几分钟，当他判若两人似地回到厨房时，我感到同等的惊讶，因为他看起来又恢复了年轻人的模样，动作敏捷、笑容可掬、淘气顽皮、而且神采奕奕。他说，这

是一次十分幸运的会面，当我迫使他做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努力时，就像我所目击的，这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葛吉夫的整个“方法”全靠强迫人们做特殊的努力，释放他们的“储存活力”。帮助彼得斯所作的努力，提醒了葛吉夫他所遗忘的某些事情，那就是如何召唤自己的“储存活力”。他使尽全力帮助彼得斯后，看起来筋疲力竭：“我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人累成这副模样。”被迫帮助彼得斯，唤醒了他自身的活力。所以，葛吉夫似乎并非始终习惯掌握自己的“奇特力量”，虽然，见过他的每个人都对他四射的活力留下深刻的印象。

就像彼得斯所相信的，葛吉夫显然知道直接将他的精力转给别人的秘密。许多“治疗师父”(healers)似乎都具有这种功力。有一个证明属实的故事，是关于“和尚”拉斯普汀(Rasputin)和沙皇皇后的朋友安娜·薇露波娃(Anna Vyrubova)。一九一五年一月，安娜出了一次铁路意外事故；她的头部被困在一条钢梁下，双腿也受到严重的压伤；到医院时，医师宣布她是回天乏术了。当时拉斯普汀已经身败名裂，他在出事二十四小时后听到消息赶到医院。他没有理会守在病榻的沙皇和皇后，直接来到昏迷的妇人身旁握着她的双手。“安娜，看着我。”她的眼睛张开，说道：“感谢神。”拉斯普汀握紧她的手，专心地看着她的眼睛，十分专注。当他转向沙皇和皇后时，他的脸色惨白，筋疲力竭。她能活下去，可是，她会终生跛脚。”他一离开房间就昏倒了，可是安娜也从这一刻开始复元。

我们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对每个人的生命而言是举足轻重的：那就是如何取得我们的“储存活力”。现代生活的紧张，意味着大部分人输送活力的补给管线，都承受着压力的痛苦。遭受恐慌侵袭的经验，让我了解到这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恐慌容易陷入恶性循环，我就好比一位驾驶人，车子的油门在最高速的状况下卡住了。在这种情形下，我意会到了过度紧张的恐怖后果，可能会导致“枯竭状态”